

藝異編 一之二 序

共六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7871
冊數	6 ( 1 )
函號	附 3 7

書 一七三 附 一七八七六 全七

附 0-1





隱果結於  
深閨守自  
人夫何所  
不有者  
不謂性者  
謂性之可  
善也乃  
是聖人  
之教也  
規非聖之  
音抑何  
能者  
宜在斯道  
高標本  
則人夫  
不謂性者  
為大之  
不謂性者  
可欣可美  
可樂可  
言

豔異編敘

嘗聞宇宙大矣何所不有宣尼不語怪非  
謂無怪之可語也乃齷齪老儒輒云目不

覩非聖之書抑何坐井觀天耶泥丸封口  
當在斯輩而獨不觀夫天之風月地之花  
鳥人之歌舞非此不成其爲三才乎從來  
可欣可羨可駭可愕之事自曲士觀之甚

序

竒自達人觀之甚平吾嘗浮沉八股道中  
無一生趣月之夕花之辰啣觴賦詩之餘  
登山臨水之際稗官野史時一轉玩諸凡  
神僂妖怪國士名姝風流得意慷慨情深  
等語千轉萬變靡不錯陳於前亦足以送  
居諸而破岑寂豈其詹詹學一先生之言  
而以號于人曰此夫出自齊諧之口也者

而擯不復道耶雖然詩三百篇不廢鄭衛  
要以無邪爲歸假令不善讀詩者而徒侈  
淫哇之詞頓忘懲創之旨雖多亦奚以爲  
是集也竒而法正而葩穠纖合度脩短中  
程才情妙敏踪跡幽玄其爲物也多姿其  
爲態也屢遷斯亦小言中之白眉者矣昔  
人云我能轉法華不爲法華轉得其說而

并得其所以說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縱  
橫流漫而不納于邪詭譎浮夸而不離于  
正不然始而惑既而溺終而蕩盡信書則  
不如無書有味乎子輿氏之言哉不佞嬾  
如稽狂如阮慢如長卿迂如元稹一世不  
可余余亦不可一世蕭蕭此君而外更無  
知已嘯咏時每手一編未嘗不臨文感慨

不能喻之於人竊謂開卷有益夫固善取  
益者自爲益耳戊午天孫渡河後三日晏  
坐南窗涼風颯至綠筠弄影左蟹螯右酒  
杯拍浮大呼漫興書此以告夫世之讀豔  
異編者

玉茗居士湯顯祖題

小引

是編成客或謂居士方持三大部破無明  
網忍爲是兒戲哉居士笑曰難言也盡六  
欲界未抵梵天且色爲身本愛爲色根色  
生身身復生愛浮沉展轉寧有解脫今夫  
物有含生而嚙動者其於情抑何專篤也  
極而至于千古之雄必指劉項其智力足

以籠決一世而不能割之于虞戚又極而至于鹿菟僊以累劫之功見宮綵一旦而失其神足況其他哉曰子不能絕之迺已則何爲導之曰吾以佐杯酌資抵掌耳雖然亦復有說昔馮當世書謂王安國并門妙麗閉目不觀但日以談禪爲事王曰若如所言未達禪理閉目不觀便是一重公

案是書誠火宅也不無有蓮花在乎色卽是空此語吾受之西方老師客謝不敏退

息菴居士書



豔異十二圖說

洛神

洛川神女

龍宮織綃娘子

雙美亭蕭曠

李夫人

漢武帝

輕紗幄

織綃

王昭君

沙漠

琵琶

雁

迷樓

隋陽帝銅屏

宮娥

轉閨車

楊貴妃

唐明皇獅子

安祿山玉簫

芍藥花琵琶

綠珠

石崇

金谷園鹿

珊瑚樹

崔鶯鶯

張生

紅娘

西廂

圖說



陳思王賦洛神

翻若驚鴻  
婉若遊龍

嬌娘

申生  
茶蘼架

飛紅

熙春堂

虬髯

李靖  
金帛

紅拂  
童僕

宅院

無雙

黃仙客  
官車

塞鴻  
情書

渭橋

白猿

歐陽將軍  
諸婦

密洞

夫人  
珍寶

蓮塘二姬

楊彥采  
琵琶

陸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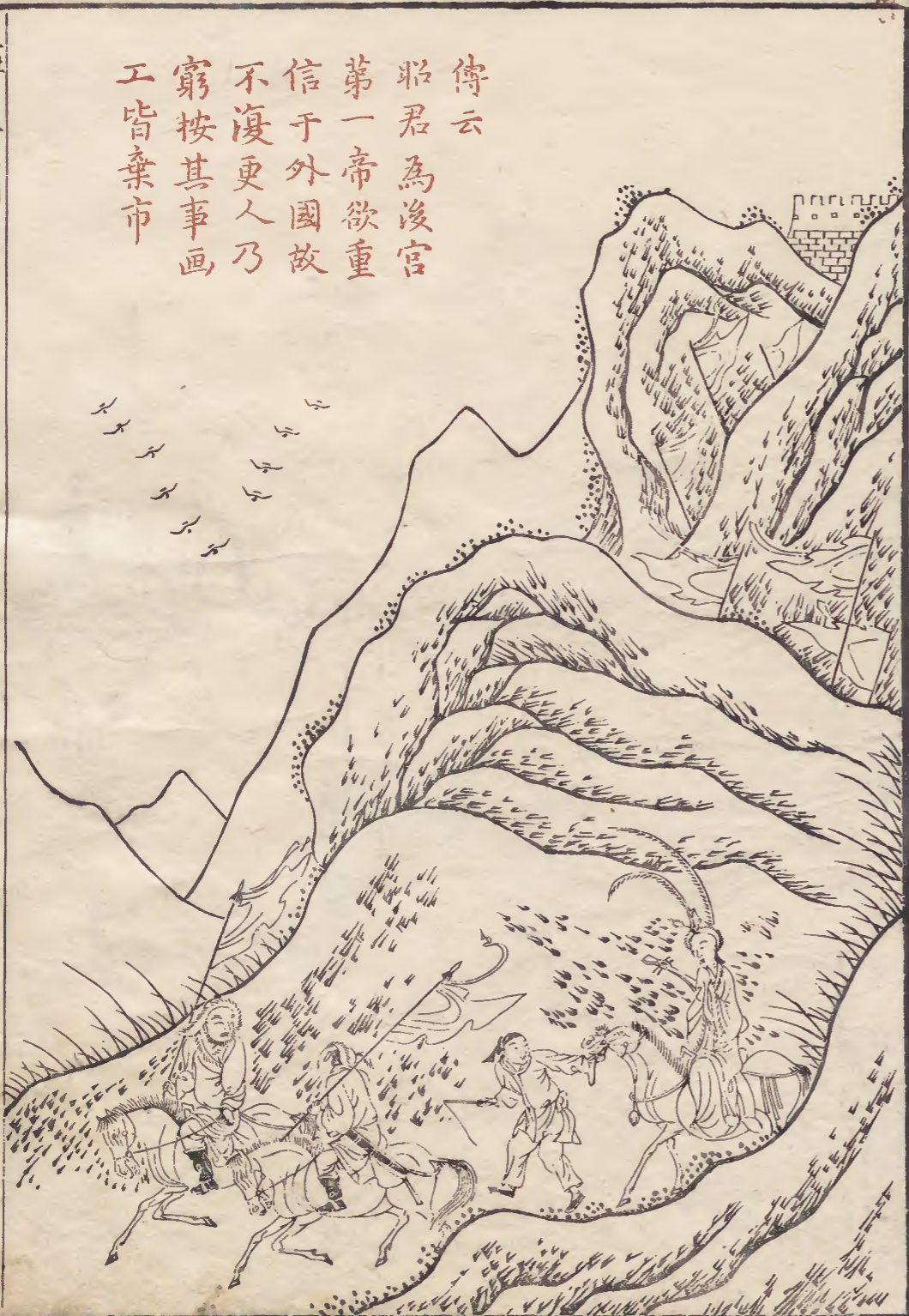
二舫

按古今傳奇行于世者靡不有圖迺此編尤膾炙人口而未之見因廣購海內名筆僅得仇十洲家藏稿十二幅精工摹刻以弁諸簡端俾觀者目炫心飛足稱一時之大快云 無瑕道人

漢武帝遙見李夫人  
曰是耶非耶立而望  
之偏何姍姍其來遲



傳云  
昭君為後宮  
第一帝欲重  
信于外國故  
不復更人乃  
窮按其事画  
工皆棄市



傳云  
祿山大立造功  
帝命貴妃姊妹  
與祿山結為兄  
弟母事貴妃



迷樓記云  
工巧之極  
自古未有  
煬帝顧左  
右曰使真  
仙遊其中  
亦當自迷  
也



綠珠自叙去  
紅殘翠碎  
花樓下金  
谷千年更  
不春



崔謂張曰始  
亂之終棄之  
愚不敢恨必  
也君亂之君  
終之君之惠  
也沒身之誓  
又何必  
深感于  
此行



豔異圖

嬌贈生詩曰  
 夜深偷展紗  
 窻綠小桃枝  
 上留鶯宿花  
 嫩不禁抽春  
 風幸未  
 休千金  
 身已破  
 脉之愁  
 無柰特  
 地祝檀  
 郎人前  
 口謹防



虬髯公曰  
 非一妹不能識  
 李郎非李郎不  
 能遇一妹虎嘯  
 風生龍騰雲合  
 非偶然也將予  
 之贈以佐真主



塞鴻言于仙  
 客曰方今修  
 渭橋即君可  
 假作理橋官  
 車子過時無  
 双若認得必  
 開簾子當得  
 瞥見耳



唐人喜著小  
 說刻意造怪  
 轉相擬述豈  
 非文章極盛  
 之弊乎吾黨  
 但賞其資談  
 微供諧謔安  
 問其事之有  
 無

右叙  
 白猿



豔異圖

蓮塘二姬  
歌曰家是  
紵羅亭上  
仙謫未塵  
世已多年  
君心既逐  
東流水錯  
認無緣當  
有緣



豔異編目錄

卷一

星部

郭翰

神部

汝陰人

水神部

洛神傳

卷二

沈警

周秦行記

太學鄭生



龍神部

柳毅傳

仙部

裴航

少室仙姝傳

裴謚

玉茗堂摘評王弇州先生豔異編卷一

星部

郭翰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艸隸早孤獨處當盛暑乘月臥庭中時時有微風稍聞香氣漸濃翰甚怪之仰觀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艷絕代光彩溢目衣玄綃之衣曳羅霜之帔戴翠翹鳳皇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謁曰

使非人間  
裝飾

亦非人間  
鋪設

不意尊靈迴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  
久無主對而嘉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而游人  
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  
為勅侍婢淨掃室中張湘霧丹縠之帷施水精玉華  
之簾轉惠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攜手升堂解衣共寢  
其襯體紅腦之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親腦  
之枕覆一雙縷鴛文之余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艷  
無匹欲曉辭去面粉如故試之乃本質翰送出戶凌  
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牛郎何

容易發作

下界人那  
曉得

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隔  
無可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為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  
不明瞻矚耳翰又曰卿既寄靈辰象辰象之間可得  
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  
諸仙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在地成形下  
人之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謂翰  
指列星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曉之後  
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夜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  
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它故

巧句

也君無相忘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為翰致天厨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謂曰天衣本非針線為也每去輒以衣服自隨經一年忽於一夜顏色悽惻涕淚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便當永訣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尚餘幾日對曰只在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為別以七寶枕一枚畱贈約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日侍女將書函

果不負約

令人追思

至翰遂開緘以青縑為紙鉛丹為字言調清麗情意重疊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云濶三秋尚有期情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清漢瓊宮御紫房佳期空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牋答書意情甚切并有酌贈二詩曰人世將天上由來不可期誰知一迴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猶香澤啼衣尚淚痕玉顏霄漢裏空有逞來覓自此而絕是歲太史奏織女星無光翰思不已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以繼嗣大義須婚強娶程氏女殊不稱意復以無嗣遂成反

叙舊情凄其欲絕

目翰官至侍御史而卒

神部

汝陰人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爲人白晳有姿調好鮮衣良馬遊騁無度常牽黃犬逐獸荒澗中倦息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觀間枝懸一五色彩囊以爲誤有遺者乃取而歸結不可解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直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

緣在此

奇起

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公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詣許曰小妹麤惡竊慕盛德欲託良媛於君子如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卽命左右洒掃淨室須臾女車至光香滿路侍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卽下車延入別室幃帳茵席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艷麗無雙着青桂襪珠翠璀璨下階答拜共行禮訖少年乃去房中施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障映四壁大設珍

叙次陳設  
若織天鮫

艷異編

卷一

四

室又若濯  
濯錦江

肴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者食。器有七子螺。九  
枝盤。紅螺盃。藻葉椀。皆黃金隱起。錯以瑰玫。金壘貯  
車師菊酒。芬馨酷烈。座上置連心蠟燭。悉以紫玉爲  
盤。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檢。又爲物色夸眩。意甚悅  
之。坐定。問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見顧之  
深。歡懼交并。未知所措。女答曰。大人爲中樂南部將  
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砥礪。幸遇良  
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今何也。曰。是嵩君別部  
所治。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歎曰。今夕何夕。見此

可人可人

良人。詞韻清媚。非所見聞。又援筆作飛鴻別鶴之曲。  
宛頸而歌。爲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盪越。殆不自持。  
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仍徵聘而笑曰。旣爲師人。感  
悅之機。又玷上客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撤筵去燭。  
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遍召家人。  
大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  
愧良甚。願得相見。使某來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  
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  
衛。皆迎拜。少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天幘。絳紗衣。坐高

穠風滿紙  
都是奇氣  
淡成

殿上庭中排戟設熏許拜謁府君為起揖之升階勞  
慰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托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  
亦冥期神契非至情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內  
門宇嚴邃環廊曲閣連亘相通中堂高會酣醺正歡  
因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  
上色既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并資僕馬家遂贍給仍  
為起宅於里中皆極丰麗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  
許體力精爽倍於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嘗一  
歸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  
而姿色無損後許卒乃攜俱去不知所在也

沈警

沈警字玄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咏為梁東  
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驥邀之語曰玄  
機在席顛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荆楚陷沒入周為  
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肴祈  
禱警獨酌水其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崑谷雖  
致之非遠而薦之畧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既暮宿  
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

祈禱破格

丰姿雅情

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月上空度可憐宵又續爲歌  
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月  
明吟畢聞簾外歡賞之聲復云閒宵豈虛擲朗月豈  
無明音旨清婉頗異於常忽見一女子褰簾而入再  
拜云張女郎仲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  
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固勞動止警曰行  
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  
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笑之大女郎謂警  
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

山府君小子並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  
未旋山中幽索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攜  
手出門共登一輜駟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  
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  
簾幌多金縷翠羽飾以珠璣光照室內須臾二女郎  
自閣後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肴于是大女郎  
彈箜篌小女郎援琴爲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  
良久願請栞寫之小女郎笑之謂警曰此是秦穆公  
周靈王太子神仙所制不願傳於人間警粗記數弄

細玩幾歌  
俱眼前意  
眼前語一  
經點綴便  
覺淋漓動  
人

不復敢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  
邂逅相遇兮暫爲歡星漢移今夜將闌心未極今且  
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  
適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絕兮秦隴頭又歌曰隴上  
雲車不復見湘州斑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烟霧裏空  
看雁足不傳書警乃歌曰義起曾歷許多年張碩凡  
得幾肯憐何意今人不及管暫來相見更無緣二女  
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蘭香姨智瑛  
姊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詠極歡而未知密

契所在警顧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  
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便  
伴沈郎寢警欣感如不自得遂攜手入門已見小婢  
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管從二妃游湘川見君  
於舜帝廟讀湘王碑此時憶念頗切不謂今宵得諧  
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款敘不能已也小婢麗質  
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後會賒况姮娥妬人不肯流  
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數遂掩戶  
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殊無

好幫觀



宜于晝大姊已在門首警于是抱持致於膝共敘離  
別須臾大女郎即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已復置  
酒警歌曰時值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  
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哽咽聲警乃贈小女郎指環  
小女郎贈警金合歡結歌曰心纏幾萬結縷繫幾千  
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警瑤鏡子歌  
曰憶昔窺瑤鏡相看望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影  
滅贈答頗多不能備記粗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  
復駕輜輶車送至下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

中探得瑤鏡金鏤結良久乃言于主人夜而失所在  
時同旅咸怪警夜有異香警後使迴至廟中於神座  
後得一碧箋乃是小女郎與警書備敘離情書末有  
篇云飛書到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  
相望從此遂絕矣

周秦行記

予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至伊關南道鳴臯山  
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不至更十餘里行一道  
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氣如麝香因趨進行不知

厭遠見火明意莊家更前驅至一宅門庭若富家有黃衣闌人曰郎君何至予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謂誰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予問誰氏宅黃衣曰但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蔽以珠簾有朱衣黃衣闌人數百立階左右曰拜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薄太后廟郎君不審何忽至此對曰臣家宛葉將歸失道敢託命太后遣西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

君唐朝名士不待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着練衣貌狀瑰瑋不甚年高勞予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間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遇佳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二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子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下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帝戚夫人予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綉單衣薄太后曰此元帝王嬙予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

逐處交換  
禮數一毫  
不差

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頃之  
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潘至矣  
忽車騎馬跡相雜羅綺耀煥有視不給有二女子從  
雲中下予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貌甚麗  
衣繡衣冠玉冠年三十餘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  
子予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  
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  
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  
曰齊潘淑妃予拜之如妃禮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

摹神

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  
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  
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至  
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  
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說懊恨東昏  
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予今天子  
為誰予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  
天子也太奇太后曰何如主予對曰小臣不足以知  
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予曰民間傳聖武太后

談話自是  
証諸

老練

后詩凄慘  
中帶風流  
王詩慷慨  
中帶懊恨  
戚詩似戲  
似真無  
窮含意太  
真詩如山  
場之苗接

惻動人滿  
詩如清江  
細柳穀紋  
自生僧孺  
詩則骨清  
態逸而其  
寫情酸楚  
處如子夜  
聞商結令  
人蕭然而  
起解詩字  
字俱涕比  
諸作更覺  
若楚

首肯三四太后曰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小女子酒環  
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  
玉環光照于座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避  
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之歡牛秀  
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  
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媿管  
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艸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  
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垂新如今最恨毛延  
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

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強  
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床雲雨  
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  
幾度歸江山猶是舊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  
披金縷衣再三邀予作予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  
風引到大羅天月滿雲堦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  
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衣貌甚美  
而目多媚與潘妃偕來太后與接坐居之時令吹笛  
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

豔異編 卷一

十三

辭者應辭  
無辭者應  
無辭各有  
道理

如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詩畢酒既至太后笑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歿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急今有歿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株索單于婦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能何

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予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予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畱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而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予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予却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予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何

水神部

洛神傳

太和中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憩于雙美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也邪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卽甄皇后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於洛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寄意于宓妃有之乎妃曰妾

當時一遇  
今又再遇  
搃來精爽  
不散

卽甄后也爲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歿後精魄遇王于洛水之上敘其冤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之不典易其題乃不謬矣俄命雙鬟持茵席具酒肴而至謂曠曰妾爲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韵清雅願一聽之曠乃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長歎曰真蔡中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真體物潘亮爲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曰狀妾之舉止云翻若驚鴻婉若遊龍得無疎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

今何在。女曰：見爲遮須國王。曠曰：何爲遮須國？女曰：劉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須國久無主，待汝父來作主，卽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綃于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曠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

辨論爽快  
如水可鏡  
花

爲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劍乃金，金旣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爲蛤，雉入水爲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耳。其後搜劍不獲，乃妄言爲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爲龍化劍之靈異。亦人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爲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爲龍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本，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引重負遠，故爲

盤詰甚細  
而應對不  
窮

馬醫愈其疾者萬有餘匹。上天降鑒化其疾于龍脣  
吻間。欲念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真  
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鷲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  
食飲沆瀣若飲鷲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爾。  
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  
曰好睡大卽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于洞穴鱗甲  
間聚積沙塵或有鳥啣木葉遺棄其上乃甲拆生樹  
至于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實虛無  
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

借考談理  
明示人以  
修行之術

空若未胚暉若未凝結如物在恍忽精奇杳冥當此  
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于芥子之內隨其舉止無  
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  
龍之修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  
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而形沉下士修之  
形神俱墜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卽老  
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泄露恐  
爲上天譴謫爾。神女遂命左右傳觴敘語情況昵洽  
蘭艷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其懷



清神秀骨  
瑩如冰玉

幹旋賦語

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真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鷄鳴神  
女乃留詩曰玉筋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  
晨追賞應愁宋沙渚烟綃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  
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此壺悲見玉琴彈別鶴又將  
清淚滴真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艷間天桃自喜  
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神  
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  
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  
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

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澹味薄俗清襟養  
真妾當為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  
保其珠綃多遊嵩岳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  
不復見焉

太學鄭生

垂拱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  
曉月度洛橋橋下有哭聲甚哀生下馬察之見一艷  
女翳然蒙袂曰孤養於兄嫂嫂惡苦我今欲赴水故  
留哀須臾生曰能隨我歸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

凄之楚  
負愁腸  
巧筆寫離  
思于哀絃  
恐非摹仿  
兩逮

之歸所居號曰汜人能誦楚詞九歌招魂九辨之書亦嘗擬詞賦爲怨歌其詞艷麗世莫有屬者因撰風光詞曰隆光秀今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顧室漢今有處萼方潛重房以飾姿見耀態之韶美兮蒙長謁以爲帷醉融光兮渺渺瀾瀾遠千里兮涵烟眉晨陶陶兮暮熙熙無媵娜之穠條兮嫂盈盈以披遲醉遊顏兮倡蔓卉流情電兮髮隨施生居貧汜人常出輕繒一端賣之有胡人酌千金居歲餘生將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湖中蛟室之妹也謫而從君今歲滿

無以久留君所乃與生訣生留之不能得去後十餘年生兄爲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曰情無限兮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画舫浮漾而來中爲綵樓高百餘尺其上花帷帳欄籠画囊有彈弦鼓吹者皆神仙蛾眉被服烟電裾袖皆廣尺中一人起舞含嚔怨慕形類汜人舞而歌曰訴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裊綠裾荷拳拳兮來舒非同歸兮何如舞畢斂袖悵然須臾風濤崩怒遂不知所在

真入想

觀洛神傳  
中龍女對  
蕭曠云  
此事果得  
其十五

玉茗堂摘評王弼洲先生豔異編卷二

龍神部

柳毅傳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  
人有客于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  
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  
視之乃姝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  
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此婦始笑而謝  
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

造句尖新  
韶雅

貫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少女也  
父母配嫁荆川次子而夫壻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  
厭薄旣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  
切又得罪於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流涕  
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  
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  
邇洞庭欲以尺書記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  
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  
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

一篇生發  
郁在一株  
樹裡

致意耶唯恐道塗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  
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再謝曰負戴珍重不  
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歿必謝吾不許何敢言旣許而  
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  
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磁帶  
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  
得矣幸君子書敘之外悉以語之心誠倍託千萬無  
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  
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

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曰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它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家乃訪于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扣俄有武夫出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事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

丁廉

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艸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指毅止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瑠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玉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

諫論風生

豔異編

卷二

三

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言粗畢而宮門間景從雲合。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曰。然。遂入拜。君亦拜。坐于霧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而來。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閒。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埜。風鬟雨髻。所不忍視。毅因語之。謂毅曰。爲夫壻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

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鑒聽。坐貽聾瞽。使深閨孺弱。遠罹辱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

部伍肅風  
雲指揮  
天日

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  
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于此故錢塘之人日來  
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烟  
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鬚項製  
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繖繞其身霰雪雨雹一瞬  
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  
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安抑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  
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  
不爾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

潭若秋雷  
雷若春風

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妝千萬笑  
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  
而視之前所寄辭女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  
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于宮中君笑  
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入宮須臾又聞怨  
苦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  
玉貌聳神溢立于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  
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  
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是爲涇陵

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論心。毅攜退辭謝，俯仰唯唯。錢塘乃告兄曰：適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申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上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執，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曰：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過恐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冤，不然者，我何辭焉。從此已往，勿復如斯。錢塘復再拜坐定。

真心復見

有幽岩深  
壑之致杳  
然忘却人  
間

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旗旌，劔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鉞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



仙人掌上  
行

此軼才也  
何以更爾  
蒼勁

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  
肉兮返故鄉。永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  
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歿有途。此不當婦兮  
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髮髻風霜兮雨雪  
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  
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闕。洞庭君俱奉觴於毅。毅踧踖  
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  
涇水東流。傷嗟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  
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君和雅兮盛甘羞。山

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得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  
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亦出紅  
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既而宮中  
之人咸以綃絲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  
于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  
復宿于凝光殿。翌日又宴毅于清光閣。錢塘君因酒  
作色謂毅曰。子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  
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為可則俱履雲霄。如  
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為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

激烈之語  
凜慄可畏

看他布陣  
遣辭如叩  
洪鍾音响  
鏗然如入  
武庫戈戟  
森然

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為九  
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托高義  
世為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  
不為君子始終之道耶毅肅然而作笑曰誠不知君  
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攘五岳洩其憤怒復見斷  
金鑱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為剛決明直無如君者  
蓋犯之者不被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  
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  
僕之素望乎若遇公於洪波之內玄山之中鼓以鱗

旁若無人

鬚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  
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  
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者况江湖靈類乎而欲以  
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  
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  
心勝王彊暴之氣唯王籌之耳錢塘逡巡致謝曰寡  
人生長深宮不聞正論邇者詞述狂狷塘突高明退  
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為此乖間也其夕復與  
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君遂為知心友明日毅辭

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媿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於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淒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途上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為莫如遂娶于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又亡徙家金陵常以

鰥曠多感欲求繼媒氏來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為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往矣母曰鄭氏盧氏女前年適清河張氏無何而張子夭亡今母憐其少艾惜其獨居欲擇德以配焉尊意可否毅乃卜日就禮是則男女二姓俱為豪族法用禮物極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視其妻俄憶類於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曰世間豈有是理乎經歲餘生一子端麗奇特毅益愛重之踰月乃穠飾煥服殷勤笑謂毅曰君

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妾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弃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不可申志。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父母得以爲心矣。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何恨焉。因泣下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

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歡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若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不許。君乃誠爲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語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以達君之命，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君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是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行義爲志，寧有殺其

如果無意  
何當席有  
嘆恨之色  
耶

壻而納其妻者耶。一不可也。某素以操直爲志。尚寧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因率肆胸臆。醜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子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子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歡好。心無纖慮也。妻深感悲喜交至。復謂曰。勿以異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旣至而

仙家自是不同

賓主盛禮。不可備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聚。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安。遂歸洞庭。凡十餘歲。殆莫知迹。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晡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

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于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毛髮已黃嘏笑曰兄為神仙弟為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九丸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嘗以是說傳于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敘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虫洞庭含吐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

此藥何不  
多討幾丸

承焉嘏誅而不載獨可憐其意矣愚義之遂為斯文

仙部

裴航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遊于鄂渚謁故舊友人崔相國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遂挈歸于京因備巨舟載于襄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間接帷帳比鄰航雖親切無計導達而覩面焉因賂侍婢裊烟而求達詩一章曰向為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詩往久而

勁句

百般娥媚

齒頰間俱  
帶冰玉清  
潔可知

無答航數詰裊烟烟曰娘子見詩若不聞如何航無  
計因在道求名醞珍果而獻之夫人乃使裊烟召航  
相識及舉帷而玉瑩光寒花明景麗雲低髮鬢月澹  
修眉舉止乃烟霞外人肯與塵俗為偶航再拜揖聘  
昭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弃官而幽棲岩  
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艸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  
它人約不耶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無以諧謔為意  
爾航曰不敢飲訖而歸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後  
使裊烟持詩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

不遠更高

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航覽之空  
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後更不復見但  
使裊烟達寒暄而已遂抵襄漢與使婢挈妝奩不告  
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訪之滅跡匿影竟  
無蹤兆遂飾裝歸輦下經藍橋驛側近因渴甚遂下  
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數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緝麻  
苧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擎一杯漿來郎君要飲  
航訝之憶樊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簞  
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瓷甌航接飲之真玉液也但覺

突然而來

回頭百媚  
生

異香氤氳透于戶外。因還甌遽揭箔。覩一女子露裊。瓊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鬢惹濃雲。嬌羞而掩面。蔽身雖紅蘭之隱幽。谷不足比其芳麗也。航驚怛軟足。縮不能去。因白嫗曰。某僕馬甚飢。願憩於此。當厚答謝。幸無見阻。嫗曰。任郎君自便耳。遂飯僕秣馬。良久。謂嫗曰。向睹小娘子豔麗驚人。姿容擢世。所以躊躇而不能適。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人。但時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與靈藥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搗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

兩百日西  
是下手功  
夫

如此輕財  
原有仙氣

後天而老。若約娶此女者。得玉杵臼。吾當與之也。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為期。必攜杵臼而至。更無它許人。嫗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國。殊不以舉事為意。但於坊曲鬧市喧衢。而高聲訪其玉杵臼。曾無影響。或遇朋友。若不相識。眾言為狂人。數月餘日。忽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彌州藥舖。卜老書云。有玉杵臼。貨之。郎君懇求如此。吾當為書導達。航媿荷珍重。果獲杵臼。卜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瀉囊兼貨僕馬。方及其值。遂步驟獨挈而抵藍



裴君搗藥  
求仙六祖  
春未作佛  
殊途同歸

橋昔日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惜女子而不酌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爲吾搗藥百日方議姻好嫗於襟帶間解藥航卽搗之晝爲而夜息夜則嫗收藥臼於內室航又聞搗藥聲因窺之有玉兔持杵臼而雪光輝室可鑑毫芒於是航之意愈堅如此日足嫗持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爲裴郎具幃帳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車馬僕隸迎航而送別見一大第連雲珠扉晃日內有帳幄屏帷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貴戚家焉仙童侍女

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悲泣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媿老嫗也及引見諸賓多神仙中人也後有仙女鬟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省拜侍女曰不憶鄂渚同舟而抵襄漢乎航深驚怛懇悃陳謝後問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巳是高真爲玉皇之女吏嫗遂將航妻入玉峰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性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爲上仙至大

只此一句  
便了渴前  
段翻案矣

虛心實腹  
四字求仙  
秘訣

和中友人盧顥遇之于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  
遂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敘話永日使達  
書于親愛顥稽顙曰兄既得道乞一言而教授航曰  
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有得道  
之理盧子惜然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虛實可知矣  
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異日  
言之盧子知不可請但終宴而去後世人莫有遇者

少室仙姝傳

寶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態潔朗性頗貞

擲地金聲

端志在墳典僻於林藪探義而星歸腐草閱經而月  
墜幽窻砢砢孜孜俾夜作晝無非搜索隱奧未嘗縱  
悞日時也書堂之畔景像可窺泉石清寒桂蘭雅澹  
戲猿每竊其庭果唳鶴頻棲於澗松虛籟時吟纖埃  
晝圓烟鎖簞篁之翠節露滋躑躅之紅葩薜蔓衣牆  
苔茸毯砌時夜將午忽颺酷烈漸布於庭際俄有輜  
輶自空而降晝輪軋軋直湊簷楹覩一仙姝侍從華  
麗玉珮敲磬羅裙曳雲體欺浩雪之容光臉奪芙蓉  
之濯艷正容斂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謫居下界

說得動人

救石礪齒  
清峻絕倫

或遊人間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瑤階愁莫聽。其  
鳳管蟲吟粉黛恨。不寐於鴛衾。燕浪語而徘徊鸞虛  
歌。而縹緲寶瑟。休泛虬觥。懶斟紅杏。艷枝激含。頻於  
綺殿碧桃。芳藻引凝睇。於瓊樓。既厭曉妝。漸融春思  
伏見郎君神儀濬潔。襟量端明。學聚流螢。文含隱豹。  
所以慕其貞朴。愛此孤標。特謁光容。願持箕箒。又不  
知郎君雅旨。何如陟攝衣朗燭。正色而坐。言曰。某家  
本貞廉。性唯孤介。貪古人之糟粕。究前聖之指歸。編  
柳苦辛。然糠幽暗。布被糲食。燒蒿茹藜。但自困窮。終

那得如此  
堅心

情之迫如  
谷霧騰空  
詞之藻如  
爐金點銑

不斯濫。必不敢當神仙降顧。斷意如此。幸蚤迴車。妹  
曰。某乍造門牆。未申懇迫。輒有詩一章奉留。復七日  
更來。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烟花有所思。為愛  
君心能潔白。願操箕箒奉庭幃。陟覽之若不聞雲輶。  
既去窻戶遺芳然。陟心中不可轉也。後七日夜。妹又  
至。騎從如前時。麗容潔服。艷媚巧言。又白陟曰。某以  
業緣遽縈。魔障欵起。蓬山瀛島。繡帳錦宮。恨起紅茵。  
愁生翠被。難窺舞蝶。於芳草。每妬流鶯。於綺叢。靡不  
雙飛。俱能對時。自矜孤寢。轉惜深閨。秋却銀缸。但凝

眸於片月春尋瓊圃空杼思於殘花所以激切前肯  
布露丹懇幸垂采納無阻積誠又不知郎君意竟何  
如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顛蒙不識鉛  
華豈知女色幸垂速去無相見尤姝曰顧不貯其深  
疑幸望容其陋質輒更有詩一章後七日復來詩曰  
弄玉有夫皆得道劉剛兼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  
露須逐雲車拜洞天陟覽之又不過意後七日夜姝  
又至柔容冶態靚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難駐白日易  
頽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輕漚泛水只得逡巡微燭當

可作惜時  
歲

風莫過瞬息虛爭意氣能得幾時恃賴韶顏須臾槁  
木所以君誇容髻尚未凋零固止綺羅貪窮典籍及  
其衰老何以維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託必  
寫襟懷能遣君壽例三松瞳芳兩目仙山靈府任意  
追遊莫種槿花使朝晨而騁艷休敲石火尚昏墨而  
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書齋不欺暗室下惠爲  
師叔子爲證是何妖精苦用凌逼心如鐵石無更多  
言倘若遲迴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娘子迴車此木  
偶人不足與語况窮薄當爲下鬼豈神仙配偶耶姝

勸破語

木偶人三  
字一些不  
差

如組如舞

長吁曰我所以懇者為是青牛道士之苗裔况此時一失又須曠居六百年不是細事於戲此子大是恐人又留詩曰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澀迴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輜輶出戶珠翠響空冷冷簫笙杳杳雲路然陟意不易後三年陟染疾而終為太山所追束以巨鎖使者驅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騎從清道甚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曰上元夫人遊太山耳俄有仙騎召使者與囚俱來陟至彼仰窺乃昔日求偶仙妹也但左右彈指悲嗟仙妹遂索

人情道情  
多一樣塵  
凡性

悔之晚矣

追狀曰不能於此人無情遂索大筆判曰封陟性雖執迷操惟堅潔實由朴慙難責風情宜更延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鐵鎖曰仙官已釋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却引歸良久蘇息後追悔自咎而已

裴謹

裴謹王敬伯梁芳約為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謂黃白可成不死之藥可致雲飛羽化無非積學辛勤採鍊手足胼胝十數年間亡何梁芳死敬伯謂謹曰吾所以去國忘家耳絕絲竹口馱肥

不過浮沈  
人世生也  
何益

塵緣未斷  
何等斬絕

豈目弃奇色去華屋而樂齋居賤珍物而貴寂寞者  
豈非顛乘雲駕鶴遊戲蓬壺縱其不成亦望長生壽  
畢天地耳今仙海無涯長生未致辛勤於靈山之外  
不免就灰敬伯所樂將下山乘肥衣輕聽歌翫色遊  
於京洛意足然後求達垂功立事以榮耀人鬢縱不  
能憩三山飲瑤池驂龍衣霞歌鸞舞鳳與仙翁為侶  
且署金拖紫圖形凌烟廁卿大夫之間何如哉子盍  
歸乎無空歎深山諶曰吾乃夢醒者不復抵迷敬伯  
遂歸諶留之不得時唐貞觀初以舊籍調授左武衛

有不怕威  
勢者

此正是迷  
處

騎曹參軍大將軍趙咄妻之以女數年間遷大理廷  
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過高郵制使之行呵叱風生  
舟船不敢動時天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中有老人  
衣篲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風敬伯以為吾乃制使  
威振遠近此漁父敢突過試視之乃諶也遂令追之  
因請維舟延之座內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拋擲  
名宦而無成到此極也夫風不可係影不可構古人  
倦夜長尚秉燭遊况少年白晝而擲之乎敬伯自出  
山數年今廷尉評事矣昨者推獄平允乃大錫命服

富貴驕人

淮南疑獄。今讞于有司。上擇詳明吏覆訊之。敬伯預其選。故有是行。雖未可言官達。比之山叟。自謂差勝。兄甘勞苦。尚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須。當以奉給。謹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未可以腐鼠嚇也。吾子沉浮魚鳥。各適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須者。吾當給爾。子何以贈我。與山中之友。或市藥于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尋我於此。遂翛然而去。敬伯到廣陵。十餘日。事少閒。思謹言。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

與醒迷途

逸容委地  
俱出常境

比逐平  
允效勞孰

見時慚否

乃裴宅也。人引以進。初尚荒涼。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重。花木鮮秀。似非人境。烟翠葱籠。景色妍媚。不可形狀。香風颯來。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不復以使車為重視。其身若腐鼠。視其徒若螻蟻。既而稍聞劍珮之聲。二青衣出曰。阿郎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敬伯前拜。視之乃謹也。裴慰之曰。塵界任官。久食腥羶。愁慙之火。燄於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苦。遂揖以入。坐于中堂。窻戶棟梁。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鶴。有頃四青衣捧碧玉臺盤。

真孰幻耶  
敬伯可醒  
矣

真是仙術

奏趣處心  
是撥動處

揮洒如意  
聲調皆高

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睹、  
既而日將暮、命其僕促席、然九光之燈光華滿座、女  
樂二十人、皆絕代之色、列其座前、裴顧小黃頭曰、王  
評事昔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弃吾下山、別近十年、  
纔爲廷尉、屬今俗心已就、須俗伎以樂之、顧伶家女、  
無足召者、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姝麗、  
五千里內皆可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諸伎調碧玉  
簫、調未諧而黃頭已復命、引一伎自西階登拜、裴席  
前、裴指曰、叅評事、敬伯答拜、細視之、乃其妻趙氏、而

敬伯驚訝不敢言、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  
下、二青衣捧玳瑁箏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座伎  
合曲以送酒、敬伯座間取殷色朱李投之、趙顧敬伯  
潛係於衣帶、伎奏之曲、趙皆不能逐、裴乃令隨所奏、  
時時停趙以呈其曲、其歌舞非雲韶九奏之樂、而清  
亮宛轉、酌獻極歡、天將曙、乃召前黃頭曰、送趙夫人  
且謂曰、此乃九天画堂、常人不到、吾昔與王爲方外  
之交、憐其爲俗所迷、自投湯火、以智自燒、以明自賊、  
將沉浮於生死海中、求濟不得、故命於此一以醒之、



字、清涼  
散

今日之會誠再難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暫遊雲山萬里重復來往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裴謂敬伯曰評公使車留此一宿得無驚郡將乎宜就館未赴闕間時訪我可也塵路遐遠萬愁攻人努力自愛伯拜謝而去後五日將還潛詣取別其門不復有宅乃荒涼之地烟艸極目惆悵而返及京奏事畢得歸私第詰趙競怒曰女子誠陋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禮亦宜敬之夫上以承祖考下以繼後嗣豈苟而已哉奈何以妖術致之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朱李尚在

到此又令人認真不得



其言足徵何諱乎敬伯盡言之且曰當此之時敬伯亦自不測此蓋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眩也其妻亦記得裴言遂不復責吁神仙之變化誠如此乎將謂习者鬻術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為蛤雉為蜃人為虎腐草為螢蜣螂為蟬鯤為鵬萬物之變化書傳之記者不可以智達况耳目之外乎

